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震关东

全壹卷

四大名捕

他在这黝黑的大丛林中
已静坐了整整两夜
在他还没有把敌手一一歼灭时
他绝不退却

冷血的声音
更冷得像地狱中吹来的寒风
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我还活着呢。」

拼命竞争也不肯无颜从生
但颈项已渗出了汗珠
抓起酒杯
大口大口地灌着酒
脸上已青一块紫一块

这人已睡得昏天暗地
且鼾声不绝
喝的酒比酒鬼更多
所以这样的人已不是叫作人
叫作醉猫

无谓去同情谁
再一杖向白
「你若不死
日后将是我的大敌！」

全新修订版

温瑞安

四大名捕震关东

◎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大名捕震关东 / 温瑞安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63-6742-4

I. ①四…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6812 号

四大名捕震关东

作 者: 温瑞安

责任编辑: 李宏伟

协力编辑: 梁应钟 何包旦 陆破空

装帧设计: 合和·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742 - 4

定 价: 28.00 元 (全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四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怪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九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九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迎风放舞了几盏孔明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杂志转型，不再连

载小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给友好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情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cosplay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颞颥。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乃至举步维艰。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特别是连环图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西班牙文、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

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又并不熟悉各地实际出书行销运作的读者与论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于作者而言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

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化古国，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况且，诗本来就是文学最珍贵的血液。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不管东南西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再校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下旬，作家出版社有系统推出温瑞安武侠小说系列之时。

《四大名捕震关东》上册有《追杀》、《亡命》两篇，一篇完成在我十六岁，另一篇则在十七岁，对我而言，它们都是不成熟而且不满意的作品，但却更有纪念价值。《四大名捕震关东》，我原拟出版上中下三册，而中下两册一直未动笔。“四大名捕”故事实则与我笔下大部分武侠故事都有相关联，亦与“神州奇侠”故事一脉相承。因为我来自江湖，亦涉足武林，故我建立了我自己的江湖传统、武林正义。

我写武侠，并不按照从前人的老路，武侠本就是活生生的东西，有淋漓的生命力，更因为它可以夸张、对比、反映、象征的方式作多面多体多角度的处理，所以更可以把人生里面的矛盾、冲突、生死、爱恨很直接痛快地表达出来，并达到一种更广面的深层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其民族性，也得到尽致申张的机会。

武侠也许有人认为不现实，其实它是超真实，反映现实，它有先民对神话的想象力，但在艺术的境界与技巧则更高更妙。也许《追杀》、《亡命》等小说在年轻的生命中，只向前淋漓狂奔，无法体味更高层深深寂静的人生意义，但我希望由于这本书的催生，使续集下回更完整成熟表现武侠世界。

稿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娥真等回马五天。

校于一九九四年五月底：为“中国友谊”赶写《朝天一棍》困战疾写于北京各大酒店中。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品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目录

- 〇〇一 【前言】 武侠大说
- 〇〇一 【序】 心路历程

追杀

- 〇〇三 【第一回】 森林里的十三头狼
- 〇一· 【第二回】 伏击
- 〇一八· 【第三回】 中伏
- 〇二九· 【第四回】 六道闪电
- 〇四四· 【第五回】 四十九剑

亡命

- 〇六三 【第一回】 素女剑
- 〇七七· 【第二回】 破店里的醉猫
- 〇八六· 【第三回】 雪山神鹰
- 一〇一· 【第四回】 英雄年少
- 一一八· 【第五回】 赤焰掌
- 一二四· 【第六回】 黑夜刺客
- 一四三· 【第七回】 无谓先生
- 一六〇· 【第八回】 巨鹰
- 一六八· 【第九回】 围攻
- 一七九· 【第十回】 泥团之战
- 一九二· 【第十一回】 公子无敌

二一一· 【附录】 名捕岂止会京师

・追杀

七命

第壹回

森林里的 十三头狼

他曾在无际的大漠中粉碎了风沙七十七骑的组织，在最酷寒的黑龙江中擒下滚龙王薛游；他曾在热得可以烤熟鸡蛋的地方停留过……

他曾在无际的大漠中粉碎了风沙七十七骑的组织，在最酷寒的黑龙江中擒下滚龙王薛游；他曾在热得可以烤熟鸡蛋的地方停留过，也曾横渡过最可怕的喀曼拉嘎勒维亚山谷；他曾做过七省巡抚见了他也要下拜的官，也在当卧底时在市肆干过杀猪的；他杀过人，也曾经救过人；如今甘心情愿地仍在他最钦佩的人门下做事。

他二十岁，样子一点也不难看；他的剑杀过他所要杀的人，十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能逃出他的追捕和追杀。

他从不激动，而敌人激动或惧怕的时候，正是他抓人杀人的时机。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就像一只狼追捕一头鹿。

但，当他接获这个对这帮无恶不作已罪无可道的人之决杀令后，他不顾一切地追捕这个仇人和他的手下们，无论为公为私，虽然他知道自己恐怕不是对方的敌手。

他一个人，对方十三个。

问题是对方也是一头狼；当他还没有学会拔剑时，对方已做了二十多年的狼了。

这人是他唯一追捕不着的人，而且差点丧生在对方的手下。

他侥幸地逃了回来，三年后的今天，他无法不再度追杀。

他的人冷傲、孤僻、坚忍。

他的剑诡秘、辛辣、快速。

他的手坚定；他的身法是箭的飞驰。

土壤很湿，林中不见一丝阳光。他舔舔干裂的嘴唇，未雨，看来今天要流血了。

积叶中散布着血的腥味，泥土也有冒血的意味。他用膝盖顶